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盡其日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少傅父辰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氣節長于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

義未冠以良家子領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塵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闕羅索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敵殺其帥哈芬王羅索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

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
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熙棄鳳翔
歸曲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
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戰侯進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轉武功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
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
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
兵夜襲其城兵出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

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羅索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原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達節制落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樓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兵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敵稍北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

廷遣樞密張公董帥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敵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陽易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乃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于駐隊敵雖驍勇甲馬後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敵雖强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弃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貴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

且徙據高阜制敵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
又前臨葦澤非騎所宜都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澤
以薄吾營王師大潰五路逃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
散闕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
漢中以守巴蜀侯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
下瞰雍甸彼懼吾襄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
興春三月金國默呼郎君率銳兵至原上期必破而後
進俟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默呼及和尼郎

君馬五太師取太師復會列將烏嚕貝勒使二將由階
成出大散闕先至侯與戰二日連勝而默呼方攻箭筈
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
明州觀察使諳詞云朕以經理關陝付之樞臣奉將天
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
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膚功來奏懋賞
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吳珍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陝之

間比者擢師涇原盡護諸將岐鳳之戰尤為雋功獲其
隊豪餘衆皆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車夫雄職美官
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憂焉可特授前
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
統誥詞云孝移于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
之彝憲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猝厲以須枕戈
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寢階顯
榮却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

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于易將而制聞庸于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于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破契丹以來狃于常勝至是與侯戰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契丹渤海數萬人造浮梁跨渭自保鷄連營三十里壘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

其必困遁走俟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
發敵潰俘其都將雅格大貝勒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
八百六十人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萬計乘夜併兵
劫其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鎮
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賚詔就賜云兵勢無前
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繫敵愾之威峻我虎臣時
獻戎捷受盡護諸將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
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北敵之灾屬敵氣之方

張勵兵鋒而益倍隣設奇伏躬率啟行俘當戶之衆雄
殄弓弓之強敵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勲敢後疇
庸之興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行戶租仍加真食並
頒徽數式示眷懷於戲丕績茂昭戎行增氣益嚴武備宜乘
戰勝之威克廸有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
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
都統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薩里罕與

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袁其
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
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
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閼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
百枚犒師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
事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何速耶不敢進盤桓
累日俟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敵已麾
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敵皆敗衄薩里

罕大怒斬其千戶貝勒數十人以死犯闕又潛軍間道
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按兵夜徑趨或曰蜀危矣侯
曰敵掃地而來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
蜀可無憂俟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持虛之勢敵
便旋中梁山決月一夕潛遣薩里罕歸乃服侯善用兵
勢不能破乃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
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
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且審遠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

彼已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據愚悃覆答雅貺惟足下亮之夫中外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苟不以義興師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仗順討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懼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與堯舜何異哉

深仁厚德布濩涵養行一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
上下狃習武備不修戎器不備賊盜乘之郡縣瓦解至
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
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强果能至是乎且金國之師
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
徒貪得鼓勇爭奮兵勝而殺傷殘虐變動和氣亦已甚
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勝財殫則戰不
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燒劫者十不存一二耕

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藉所謂財何有哉竊憂足
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
可以少休哉乃復取青徐之壤拔扶斗筲之子俾半擁
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省負上皇拔擢之
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
尺童子皆知鄙弃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于天
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不相和好又挑劉豫
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豈能盡掃除之乎而

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
儉聞于天下如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
藩閭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旺之地天意昭昭
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
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廝役之卒無一
不偹而金國之士中流溺沈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
弃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届
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剥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

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結為兄弟驛駝相要天日是誓信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使之而我內奸人之謀忽弃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灾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文鬪金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霄從而和之將會召英豪糾集族類借援中國南北通款復尋舊盟併力合勢以

逞憾于金國之兵暴露鬪戰淹閑歲時力疾氣衰腹背
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闇機事須威名隳成功蔓後患
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
為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于中原之地儻有二心
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
得忘恥見利忘義者也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
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惟遠去墳墓羈遊萬里之外
軍中倥偬安樂否更冀加謹服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

玠白薩里罕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薩里罕四太子蓄日久乃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鉄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闕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子郎君分領萬戶首領

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坪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
座值侯營前列砲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
飛大砲斃敵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之敵又發生
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敵不住又添生兵擁
洞子雲梯直前擦城侯引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之用
撞竿雲梯倒敵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貝勒擁銳卒萬
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防刀手深入刺打
隔斷敵又遣二貝勒總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

璘左右遮禦血戰殺敵數百引却薩里罕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充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數已傾側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敵布神臂弓東嶺下俟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敵去即遣王萬年劉鉉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敵奔潰抵夜俟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歛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

萬餘傍牌銃鎗金鼓旗幟十件左軍統制張彥夜擊敵
橫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
浚設伏河地扼敵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
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逼和尚原去上聞之嘉嘆賜以
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
為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
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併吞四川之心卿能保闢
克敵挫彼方剛之鋒而壯朕復興之威非謀以濟勇能

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贊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俟以熙河經畧司闕師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右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募洧援寨去師

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圍子谷深入敵境至
石要嶺忽遇金國大兵一戰遂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
懷慚懼逃還兵宣司隻身往降敵俟愛此軍忠義無一
人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
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于行陣侯
由此軍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州陝宣撫使秋七月朝
廷錄仙人闢功進檢校少師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
侯向天水出奇兵下奉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平保

靜難軍侯與金人對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
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慮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
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猿城
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
金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去已
而果然和議成上以成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
四川宣撫使而侯以疾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九
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

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上震悼輶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斬刈一不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于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

州前三百四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
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
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惟以
公論無請托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書者必書于
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
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卒也家
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佑郎摠搘皆為文官承奉
郎以經史自娛明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良皆

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
餘人與著尚書難疑二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弃
文就武俱仕度遼將軍破匈奴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
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
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與每言大丈夫處世
當為國家誅滅外寇嘻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天子以
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
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一家朝奉常語之曰山西

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鎗大劍定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墨也元通亦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于世當併為我書于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林泉野記曰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沈勇知書少隸曲端為將張浚宣撫川陝用為都統制紹興元年十月金人陷鳳翔府寶雞縣至和尚原玠遣弟璘及統制雷仲三戰皆敗之又敗之神岔山口自是累三十餘陣皆克擒萬戶雅格貝勒尼堪等

也及博囉貝勒二十餘人烏珠中箭而遁蜀土賴之以
功加鎮西軍節度使後還朝留守川口四年烏珠欲
入攻劉豫弟益方知長安密使告玠為備二月果犯興
州仙人閣烏珠使謂玠曰趙氏衰可扶持公來當擇善
地百里而王之玠曰業已事趙氏不敢有二于是克期
與戰敵大敗自後每遇輒勝都統郭震為烏珠所襲敗
玠日與鏖戰郭震亦復攻之敵又敗四月再敗敵于鳳
州幾獲烏珠復秦鳳隴州降簽軍七萬玠對壘常乘肩輿

作樂四川陝西宣撫處置副使進檢校少保奉寧保靜
軍節度使五年以所統為行營後護軍六年檢校少師
靜難軍節度使于興州九年議和改宣撫使仍開府儀
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歲賜錢三十萬第躋加
開府儀同主其軍三子拱摠搃部曲陽政田巖姚仲王
彥雷仲皆名將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倫監公佐往金國 王倫以奉使金國至東京
權留守至是東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遂與其副藍公
佐渡黃河北去至北留倫不還獨遣公佐歸 金人殺

烏舍蕭慶 節要曰誅烏舍蕭慶詔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燾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為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希尹烏舍之名猥以

軍旅之勞寢備宰輔陰慢險惡出其天資蔑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每為文具比其改革不復尊承幾喪淳風徒成格政至乃未有詔諭遠先指陳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專恣密置黨與肆為誕謾潛奉玉食之尊荒怠梟鳴之闕獨擅家國

之利內睽骨肉之恩日者師臣密奏奸狀已萌蚤弗加
誅死目不瞑顧雖未忍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亦不道
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迄致彰敗躬
蹈前車之既覆豈容蔓草之弗圖特進尚書左丞蕭慶
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于理咸服厥辜嗚呼賴天之
靈既誅兩觀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
咸體予意 神麓記曰烏舍與國同姓完顏氏母妊三
十箇月生名曰烏舍乃三
十也長而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

面貌長而黃色少鬚髯常閉目坐怒睫如環劍撰女真
文字動循禮法軍旅之事暗合孫吳自謂不在張良陳
平之下初烏珠往祁州元帥府朝辭既畢衆官餞于燕
都檀州門裏烏珠甲第夜闌酒酣皆各歸惟烏舍獨留
嗜酒嗜烏珠首曰爾鼠輩豈容我噬哉汝之軍馬能有
幾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言訖烏珠佯醉如廁急走騎
告秦國宗幹云凡援我秦國王與烏舍從來膠漆及謀
誅魯宋之後情轉相好遂言語遮護之烏舍實有酒豈

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
曰叔且行容欵奏帝耳烏珠遂行后具此言白東昏使
烏珠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魯追烏珠至良鄉及之回
烏珠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奈秦國王方便援之
至此自此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善好處自作捺跡
以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務
之權此姦狀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詐稱有密詔一
入烏舍所居宅第執而數之賜死同難鄂爾納蘇克穆

爾薩尹特古斯四子遇害右丞蕭慶并子男亦被誅
松漠記聞曰陳王烏舍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
望親親尚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追羣情祇膺顯號爰
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休命具官
屬為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為四府三公之
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
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
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

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茲慶
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
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于載籍仍自斷
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于
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
獎者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賜非常之
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禮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又曰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烏舍占之太師曰不在我

分野外方小灾無傷至七月魯充宋賸虞諸王同日誅
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語烏舍

烏舍時為陳王

烏舍不

以為性至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

都謀諸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

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

許之遣其妻來告時烏舍為西京監軍自雲中來燕微

聞其事而未言于通事漢兒納延回行數百里納延見

二騎馳甚遠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伊

都下人納延追及烏舍曰適兩契丹伊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

北人稱雲中為西京

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

搜其靴中得伊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烏舍

微覺父予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

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授烏舍之命其首

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圖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伊

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

之有聲者皆不免又曰烏舍第三子達勒達勁勇有智

力兼百人烏舍常與之謀圖富勒呼之死達勒達承詔旨入自從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日挾奴僕十輩入人家奪財物舍在關下京都其長子以告

命械繫于家烏舍至問其故曰放偷敢耳烏舍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金法縛者必死達勒達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至不能坐呼曰死矣人問之曰適勒呼來遂死烏舍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烏舍亦坐誅 節要曰烏舍獵居庸闢之東憩于山上遙見

二馳遞者相見于道立馬交談久之而分烏舍疑之命
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
燕山浩里統軍司浩里亦契丹也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語及何

事曰問候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詰別烏
舍曰亦非也詰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敍家事烏舍曰家
事故非立馬敍又曰敍往事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敍
馳者詞窮面赭又且戰慄不已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
伊都浩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等

二人為伊都議者近有人密告伊都浩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無何馳者實伊都議反者也彼謂烏舍果知故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尼堪自燕山令烏舍西捕伊都烏舍至雲中伊都已走烏舍盡誅伊都殘黨及擅殺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尼堪曰蕭氏本契丹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讐實不得已而從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

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
當預防况今至此其以愛兄之故也已擅殺之尼堪起而
謝之既而泣下噫彼其同心若是宜乎能成功也烏舍
姦猾多類此尼堪之下諸人不及之 八月蘇符為禮
部侍郎為賀正旦國信使使于金鄜延路經畧關師古
來朝 關師古先是陝西叛去及新復陝西地歸于朝
廷師古來朝有認旗二面擁于馬後曰天下弓馬客一
國教頭師初渡江凡見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

人族誅魯國王都元帥達蘭張滙金國節要曰初達
蘭為元帥宗盤為上相二人據內外之權共圖不軌烏
珠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達蘭除魯國王達蘭
為燕京行臺左丞相除簽書杜充為燕京行臺右丞相
命初下達蘭謂使者曰我開國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
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歸朝廷不克
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涼甸烏珠遣右都監托卜
嘉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至八月十一日伏誅達

蘭臨刑謂烏珠曰我開國起義之功臣也爾與我之功
固有間矣今小主在上聽任讒邪殺戮股肱我恨圖之
晚我死之後禍必及爾請速圖之無効我輩烏珠俛首
無言 苗耀神麓記曰魯國王達蘭罷都元帥以四太
子烏珠代之差吏部尚書亨作天使就祁州問罪彼快
快謂無罪見誣遂與三子宗武宗旦宗望乃檜伴讀者也同妻
榮格妃共議曰雖奪我元帥府兵馬尚有本千戶及強
壯得力家人部曲可從山後詐偽趁涼徑往闕下問何

罪如是罷權忽有親信契丹人珠展郎君知其謀遂告
訴于烏珠急點兵強五百騎遂賜死于祁州三子及妃
皆遇害 遺史曰初秦檜在敵中與達蘭相善檜還朝
為宰相知達蘭封魯王檜欲間達蘭使貳乃令高益恭
齎書與達蘭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
以承信郎令齎書賀達蘭封魯王勸達蘭就封以治魯
地且以已為南朝宰相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
至沂州劉冷莊金人寨取投文字光世令連水軍山寨

統領官王勣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
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勣光世以承信郎借勣
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遂殺達蘭一
族良賤八百餘口而益恭以烹死 節要曰金人之陷
山東多達蘭之力也達蘭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
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劉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已
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達蘭盡山東河北
圖獻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

鹽鐵桑麻之利復盡在舊河之南我初與敵國議以河為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人自決之以與我也豈可棄之今當以新河為界則可外禦敵國內扼叛亡多有利吾國矣時烏奇邁為金主尼堪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達蘭請之再四姑取清州清在開舊河又素屬劉豫聊慰達蘭之意而已後尼堪烏奇邁死達蘭專權遂立主議以取

山東取山東又恐驚劉豫或至生事不若廢豫以取之也豫之廢也不惟積怨於諸人又且山東為累耳以是

可見達蘭本心止有意于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則兵連禍結卒無休息欲付于人以修豫之故事則知後者必鑑豫之得失不無二心於是割河南之地以歸朝廷朝廷得河南守達蘭之力也不然則割地何不以畫河為界斯可見其中後山府拘國信使王倫于館會諸路蕃軍將欲叛盟復攻河南者蓋達蘭時與皇宗伯盤之徒陰謀叛逆欲起兵假以復攻河南為名爾又曰紹興九年達蘭避暑于蔚州麻田

大嶺下令諸隱藏被擄逃者家長罪死產業人口半沒官而半充賞仍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貫發諸衛軍分詣諸路搜捕被擄亡者諸軍為利所誘苟遇村民便行凌虐捶掠之下間或得之苟非亡者則曰爾當為我指爾村或隣所匿亡者一人以易爾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諸軍每得一亡者則驅詣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財物以及四隣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咸各聚集相保諸軍苟至遂或鬪敵由是所遇捕戮積

戶狼籍州縣罔圖為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
易州安肅度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慶源信德之境黎
元窮蹙羣起為盜往往宰耕牛自焚廬舍相率上山及
三萬餘衆此捕搜遂止達蘭將反故使民為亂而藉以
兵也 松漠記聞曰英格太師無子以其姪阿固達之
弟謚曰文烈子者為子其後英格太師生達蘭乃令文
烈歸宗又曰達蘭封魯王為元帥後被誅其子塔瑪噶
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雅美名闕字勉道今為平章

偽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達蘭總四輔南行府都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副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還南宋何緣不請吾計議其中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其理未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守祇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大諒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

曰今北方不靖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烏珠性剛恐
還朝有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寶圖哈引大族下騎兵及
萬戶北入沙漠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便吾雖走
騎報知令回避未知如何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
行府數都元帥魯國達蘭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將全
賊誅廢外有長男寶圖哈知罪懼誅掠騎北遁分遣精
騎追襲捕殺王山言烏珠之戕其叔達蘭也帛練拉殺
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合焚其尸屠其所居

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定國軍承宣使吳璘為秦鳳
路經畧使節制行營右護軍九月辛未宗朝 遺史曰
河南州縣新復首命辛未宗為東京提刑未宗唯尋訪
古器及宣政間宣禁舊物求覓美器而已每巡歷州縣
不能傳道德意志慮而專務苛擾民有寃抑者不能赴
訴既去則人唾罵之 以趙榮還金國 金國索趙榮
并其家屬朝廷遣還之初榮之來也韓世忠接遇之及
其還也朝廷猶慮世忠沮遏乃自真州六合縣取淮西

路去十五日壬辰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曰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絕之區並列師屯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威不有重人孰膺異選具官胡世將疏通英特駕粹闇深學博古而達今氣絕羣而邁往雍容持橐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臨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并兼于文武身每係于重輕一昨蔽自朕心出當閭寄方畧夐超于前後精神坐折于遐衝茲錫贊襄益隆眷寄正齋壇之寵數

儼上將之威容斧鉞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畫
冠上閣英俊之尤久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
蓋難其人顧漢廷之臣無出其右祇服明訓益觀壯猷
吳玠既死乃命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為川陝宣撫副
使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神明精敏閑習吏治知成都府
人謂張詠為知府後始見世將既受宣撫之命即自成都
至河池會吳璘楊政等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不
能射弓不知敵情不諳邊事凡此數事皆出諸公之下

朝廷所以遣世將來者諸公知之乎衆皆曰願聞其說
世將曰國家開國于五代之後方當五代之時諸將不
起于盜賊者必因殺奪而得之握兵外閩跋扈難制故
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鑒五代之弊今
朝廷不以世將為疎繆使宣撫諸將蓋世將習知國家
故事自凡今以往應軍中務並不敢如吳宣撫之規有
世將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據誠心致勿相疑邊機一
切事有益于國家者惟盡心力而為之假世將不來諸

公有立功者誰能見之故世將以功狀親閱其實聞于朝廷必信而不疑賞罰確當此朝廷命世將之意也諸將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謝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節度使李世輔賜名顯忠 李世輔到行在賜名顯忠為樞密院都制神龍衛都指揮使雄武軍承宣使闕師古為行營中護前軍統制 以夏國宰相王樞還夏國 樓照歸自陝西 遺史曰樓照以樞密之職宣諭三京陝西照倚秦檜之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

鄙武臣陝西諸郡多武臣為守照悉令庭參而退反請
通判幕官接席議事新復州縣軍民皆駭之又劉豫與
金之政民有訴事者執訴牒告官無阻礙照所到民訴
牒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其民心照貪
財賄民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迎秦
檜之意而已岳飛來朝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
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路軍馬張中孚加檢校少保寧國
軍節度使十月九日丙辰張所追復左通郎直龍圖

閣張所建炎初侍御史出為河北招撫使累戰金人無援而潰遂編管廣南死於貶所至是追復其官職也十一日戊午張燾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路安撫使成都閥帥上諭宰執曰吏部尚書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憚于行卿試扣之宰相奏檜退召燾諭以上意燾曰君命燾其敢辭檜以聞上大喜乃除燾成都陸辭因奏臣聞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救火追亡蹤而趨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綱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為說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國而明政刑豈是難事顧閒暇之時為難得耳國家自軍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茲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明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刑為務則

臣雖萬里之外猶日侍清光也上嘉歎久之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素又奏蜀自軍興以來困于征絲民力彫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剥去朝廷遠無所赴訴臣俟所到部首宣寬恤上曰豈容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措置委蠹因奏臣願即行詢訪一應民間利害先次罷行續具官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容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得沾實惠上皆可之以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素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盡十二月

丙寅新知鼎州王彥卒 繢戚為公行狀曰王彥字子才河內人隸弓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閱試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祇應從涇原路經畧使种師

道兩入夏國蕩平偽洪夏軍割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
金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敢戰後軍太行山焚
輜重肆掠百姓奔城門盡閉公勒兵追殺俱盡金人陷
懷州鼓行及闕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為乃棄家
奔京師求自試討敵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制樞密
院令帥張翼曰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項七十人渡大河
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諸軍民既濟深入陷地與金
人戍兵萬衆鏖戰大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

敵以為大軍之至也率數萬衆薄公營圍之數匝矢如
雨將官既寡且器甲踈畧疾戰輒不利即決圍以出遂
潰敵見公所乘甲馬獨異復盡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
十人馳赴所向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俱盡會日暮得免
它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共城
西山間遣復結集兩河豪傑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
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未夜即徙其寢所部曲或知
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

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
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誠節公益自
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
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人寨
十餘萬衆綿更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
澤間唱義討敵皆受公約束稟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
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卒撓沮糧道每勒兵以伐之
且戰且行大小亡慮數十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

真及奪還河南被擄生口不可勝計公聚兵既衆慮糧
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姦人以告敵乘我之
虛遂以大兵入營壘公率親兵乘高以禦強弩飛石所
向輒摧將士賈勇呼聲動地敵之斃于營者相枕藉逃
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即布長圍遮絕餽
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即宵遁時金人銳意中
原特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謀公益急一
日金人召其首領俾以大兵再逼公壘首領跪而泣曰

王都統寨堅如鐵未易圖也必欲使諸將者願請死其
為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石嶺
關以臨代北告訴于東京留守資政殿大學士宗澤澤
得以便宜從事奏擬公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制
置使遣書延公會議公將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
指揮授方畧以俟會合既行敵以衆兵尾襲而不敢擊
遂濟河既至京師宗澤握公手曰公力戰河北以病金
人之心脢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某

累上章邀車駕還闕取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即以
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渭州界
沿河沙店以上下掃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
所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殿時已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為
祈請信使副議而公見宰相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
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北征犄角破敵收復故地言辭憤
激大忤宰相上殿指揮遂寢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官時
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公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

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浚宣撫處置川陝奏公為前統
制官時盜賊方熾公為先驅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
發遣利州路兵馬鈴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建炎四年
改差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
據郡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
榛無所資食唯四川號為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搖毒垂
涎吮血者實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利缺事
力公度公拊民治軍寬猛叶宜夜以繼日未幾大敗秦

仲時桑仲乘陷德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攻均房守
將李倫清韋知幾奔竄凶威益熾衆號三十萬直擣金
州白玉關仲公舊部曲也則又申牘以請於公曰仲子
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公謂將佐曰吾素知
仲之為人雖能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保為諸
君破之乃遣統領官閻立為先鋒賊恃強銳甚立與戰
不勝遂遇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者公叱之曰樞相張
公有事于關陝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

去矣即勒親卒及民兵疾趨長沙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望官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戰公執幟麾士士悉殊死鬪久之賊氣憊欲還吾伏發因大潰發兵馳擊斬獲數萬賊退保房陵公休士進擊賊復敗追奔至于白磧房州平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殺宣撫處置使司招安提舉官閭門宣贊舍人遂攻金州諸關以閔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冒矢石賊沈驚善戰又其下皆河朔驍勇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退舍秦郊令將

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喧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集有
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
無人聲。公募必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奇以須其至。閱
再信賊游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以我為遁，明日當
悉其家屬乘高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路，遏
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麓。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
震山谷。勝負未分也。而伏騎張翼繞出，賊背賊大奔潰。
擒馘萬數，生口無筭。輜械散野，追襲至永興之秦嶺。因

收復永興之乾祐縣以歸時金州困于調度廩無儲積
士有饑色所得資幣盡分軍伍賴之以饒方賊之遇于
秦郊見吾麾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怖念其老幼業與之
俱故其戰甚力而破敗最甚焉初柔仲既還襄陽已而
鴻集散亡攻圍鄧州鎮撫使譚充力不支委城夜逃賊
復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懷撫因就除仲襄鄧隨
郢鎮撫使革心而仲稔惡不悛反藉專征之權南攻德
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

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前軍去金州不遠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即脆者自走矣時賊自馬郎之北公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對壘者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壯士數千衆均州平仲之敗也為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郭守中阻兵閼蜀雖克惇虐焰下于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討平之吳玠為宣撫處置使司都統

制守和尚原大摧烏珠公兼同都統守建康屬破鉅寇
二公實樞相張公浚所選任大犒元樂詩有陣頭電散
千鈞弩漢上風馳八字軍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稜既
著雖遠方持兵者願聽指蹤如知華州李子華知陝州
關魯保據山寨襄唐鎮撫使李橫實為鄰境知虢州耿
清又以部來歸受公節度于是宣撫處置使司又以公
節制商號陝華沒于偽齊公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令
商號陝華沒于偽齊而陝郡又密邇河東它日恢復故

疆必自此始則臣誤膺閫寄奚敢偷安乃遣僚屬高士
瑰部公兵將進圖商號直抵盧氏與敵大兵三遇再破
走之遂定商州紹興三年春首金人偽皇子都統郎君
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守將邵隆移治上津敵遽至跳
奔初樞相張公前召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
漢中約金人若以大兵入蜀即三帥叶勢相為手脣公
聞敵大入即駐軍漢陰一帶以應梁洋而金併兵自上
津疾馳不日至洵陽境上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

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至

闕流乘夜發

闕字

于沙隈敵

捨騎搗鶴來攻一日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衆明

旦金人知官軍單寡即步騎並進塵土蔽天公曰敵遠

鬪颶銳難與爭鋒彼所以疾攻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

耳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

趨西鄉鄉將與宣撫制置使司及都統制司兵馬會合

併力禦敵公次西鄉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授付公札

札急令清野會合所以禦敵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

都統制司移文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
敵窺伺所以遂越漢水敵半渡公命馳擊之大破其衆
生擒漢兒軍八十餘衆時宣撫置使司兵馬萃于饒風
關敵攻之甚復召公援公盡以兵陣于饒風下而發精
兵乘高禦敵一日數十戰長鎗衝突奮迅飄忽敵披靡
摧折弃甲星散傷痍踵路時敵殺馬而食者已旬餘顧
其營去已遠欲退不能進益窘時利路統制官郭屯營
次當饒風背乘夜以輕兵衝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

盡却興洋亦焚儲積為清野之計敵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無掠大失望其衆洶洶異謀欲叛復慮我師掩至即無遺類遂自褒斜遁去樞相張公以敵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有勝實同敗効而卒保全蜀者係諸將勤力奔過錄功用明默陞聖旨盡加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備任爪牙不能殄滅強敵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與它將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敵雖遁而偽齊遣周貴為京西安撫使盜據金

州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周貴領兵拒戰統制
官許清橫擊大破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苦
于兵軍食益難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參議駐主閬中以
備川蜀而留格喜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有令公移軍
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闊隘紹興五年五月聞下詔
車駕親征劉豫公泣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
臣子捐身報國之秋今分鎮詔書有患心戮力屏翰王
室之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州至于再三宣撫處置司

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兼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為墟前徙枝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廩室乏無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為戰守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為百莊莊耕千畝唯山口富里田舊截阻河置千戶塘瓦窯三堰隄水分溉為上堰廢榛莽公親督將士俱畚插從事計工六萬有畸不決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為稱首詔獎諭之紹興

六年制授公保安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司是時岳
飛為京西湖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公昔為招撫使司
都統制日飛實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度飛以其
所部別為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飛一單騎叩公壘請罪
左右或勸公斬飛以謝衆飛惶恐色動公曰汝罪當誅
然去吾之久乃能策身歸服氣足尚也方國步艱危人
才難得豈復仇報怨時邪吾今捨汝因以卮酒飲之飛
再拜謝及公為制置使飛終不自安即檄使赴榮河把

臨自爾復曇及是公上章引嫌辭免劉麟再冠淮甸車
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院奏以都督府叅軍除知邵
州命以所部隸侍衛馬軍司劉騎公聞之喜甚曰所付
得人矣二人素相知心且篤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
州將行疾遽作不起享年五十詔贈昭化軍承宣使息
六人仍與一子見闕差遣照管孤遺時荆南有彥舊部
曲聞彥死請于安撫使薛弼即佛宮迎彥繪像為位以
哭凡三日士大夫有意于人材者莫不時為嗟惜彥娶

劉氏封碩人長子顯成忠郎其次世官世雄皆未授命
彥事親盡孝撫弟姪盡愛彥既貴母太碩人已老彥喜
懼常形色晨昏無違誕日必設樂獻壽拱手侍側母素
嚴設飲食起居必劉氏親庖扶持無須臾離而彥每以
此為樂初彥會議于東京留守司家屬悉在河內及到
維揚行在所河北議將始獲致其父武經之喪與其兩
兄之孤猶陷于偽境在邵陽日彥優以金幣遣人抵河
汭迎取之法當任子先推其姪疾且革殆不知人俄稍

悟召弟姪悉以財物均給之其為將帥也嚴明紀律沈
勇能斷而以公行之每出師無供帳厨傳誅茅為廬與
士卒同器而食升寃未具饑渴不飲食戰士卒有傷痍
者解衣療之親為傅藥或違令犯法雖故舊立斬之而
撫恤其家及凱旋論功必自下推衆以為難雖疎逖必居
上列以是人樂為盡死尤長于簡練士伍不以修飾為
先而取其輕足鷙果有力者每破敵大閱以充軍者蓋
十之一故其所部號天下精兵舊八字軍既屢摧堅陷

陣而勇夫羨慕誓不與敵俱生願刺者至萬數其金州
屢破大盜雖子弟從軍未嘗需賞妻之弟戰沒于陣亦
不以為言張浚聞之特官其姪以勸盡忠者至于天籍
帑廩無毫髮私嘗曰人臣惟有功于國然後能享朝廷
爵祿俯仰無所愧怍苟貪冒苟得適足為恥故兩除留
務皆不拜故事廉車秩視從列凡除授即辭免請之備
禮序即直還告命不為飾辭分鎮時便宜黜陟它鎮例
擬借官資序于立功將士則上事于宣撫處置使司以

示不敢專彥喜人盡言幕客或面陳其短必歛容悅謝
雅性嫉惡尤切齒贓吏曰此偷祿蠹民者或干以私則
曰彥未有寸功以報主恩方且思革弊事故所未敢至
與人辯是非略不少屈已下氣故議者或譏其黑白太
分疎于涉世屢陷危機瀕于不免平日剛介寡合而待
士極能盡禮此彥為人之大畧也 林泉野記曰王彥

字子材懷州人武舉中第為河陽清河縣尉建炎初張
所為河北招撫使從其軍數月即用為都統制率兵五

十過河北與金三戰皆勝既而為敵所敗兵潰彥走衛州
冀城縣北太行山復聚兵皆涅其面云誓殺金人不負
趙王敵畏憚之呼為八字軍屢與敵戰勝負相當加河
東河北都統制俄還京師加河北河東制置使張浚薦
為御營司將從浚往川陝後為金房州安撫使知金州
賊似達寇郡彥擊擒似達又擊破賊桑仲復房州加均
房州鎮撫使紹興元年累破賊李忠二十餘萬忠遂降
劉豫次年擊破賊董先于金州紫領巡城復戰于虢州

界彥敗亡統制官劉錡雖復勝然先困迫乃降彥洪州觀察使三年正月敵困金州彥走金州為宣撫使司參議官五年湖北宣撫使六年加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知襄陽府事復率衆萬赴行在除前營護軍都統制復除浙西沿海制置副使七年駐軍平江與解潛士卒交爭行宮前彥乞解任降洪州以其軍隸劉錡後錡敗敵于順昌府雖錡善兵然亦彥軍之助也彥在郡甚有治聲為時循吏九年移鼎州未赴疾卒贈昭化軍

承宣使 十月孫暉為河南府兵馬副總管 命孫暉
為河南府路副總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時有鄆瓊叛
軍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也有自放免歸者甚衆皆
願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月

紹興十年正月李誼為工部尚書迎奉梓宮奉迎兩宮
莫將為工部侍郎以副之使于金國 十日丙戌李誼
落職放罷 李誼既承奉使之命力辭其行親舊曰不

可誼曰我不過落職放罷耳安可行乎既而果落職放
罷而升莫將 莫將為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韓恕副
之使于金國 十五日辛卯李綱薨 林泉野記曰李
綱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三年中進士乙科狀貌雄偉
常有經綸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師大水綱為起居舍人
上疏言此非小變恐有兵興國亂之禍上怒而罷之流
落七年至宣德末召為太常少卿金人入邊徽廟議遜
位綱引唐睿宗始為皇帝復皇嗣居東事以贊其策淵

聖即位太宰白時中勸幸江南以避敵綱力勸固守宗廟遷兵部侍郎左丞親征行營使敵夜攻雲澤門及通泰門縛筏渡濠雲梯上城綱屢擊之姚平仲劫敵寨而敗綱率兵援之亦敗初宰相李邦彥主和議忌綱主戰因此譖罷敵聞綱罷攻城愈急太學生陳東上書引數十人伏闕數邦彥罪言綱社稷臣不可罷又百姓數十萬人呼闕下請復用綱擊碎登聞院鼓不止上急召綱復其位令撫諭之斬亂者數十人乃止及敵班師种師

道請以兵襲之綱是其謀而邦彥沮止綱寢不用乃常
快快上皇自潤州將還命綱迎奉上皇撫其背曰天以
卿賜國家也解玉帶賜之還知樞密院綱奏祖宗舊制
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
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軍又制密院之令考于舊制
未見可乞以兵付制置使人以綱為得體士民多誦之
者上頗忌之及敵至河東綱出為河北宣撫使李彌大
解潛副之种師道送綱出師知其非將材歸而嘆曰兵

可憂矣綱出城先斬統制官焦守節以解潛兵渡江一戰潛敗綱銳氣大挫頓兵懷州不進日與鄒柄張枚論事諸將言事先禱柄枚乃得見將士怨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者敵乘之大敗而還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日下出門臣僚言不可使守郡改提舉杭州洞霄宮言者不已遂落職是冬復疏綱十大罪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建昌安置今上即位應天府召赴行在綱亦率兵而未至江寧卒周德為亂綱招而戮之至行在除

尚書右僕射建議張邦昌不可留乃賜潭州盡責偽命
黨與范訥以無功亦責淄州薦許翰輩用之復請幸江
右或鄧州以避敵未及還左相黃潛善汪伯彥諧綱以
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陳東歐陽徹上書言綱不可
罷黃注不可用請親征迎還二帝上怒斬東徹綱退居
常州會賊趙萬陷潤州欲進寇常州綱以書招安及出
家資犒享趙萬乃聽命次年臣僚言綱陰與賊通落職
郢州居住後虛傳貶綱嶺南遂單騎南去幾欲渡海既

而聞不實乃還建炎末范宗尹為相復綱官職紹興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萬隸之張彥中領兵廣東不稟朝命宰相呂頤浩命綱圖之綱以書帑誘彥中至穀而併其兵頃之諫議大夫徐俯言綱倨傲以宮祠罷居福州後張浚亦責居與相善洎浚入相復綱觀文殿大學士赴闕出知洪州江南安撫制置大使以鍾世景兵三千從行旋加金紫光祿大夫方至洪乃課民修城一方興怨臣僚言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復歸福州九

月再除潭州力辭不可行改江州太平觀次年薨壽五十八贈少師李綱落職郢州居住制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郊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枚卜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悛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妄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佞性于修怨姦以事君庇已

姻親至擅刊于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于基圖念存禮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間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措之非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置偏州昔漢弃京房罪本縣于不道唐誅元載惡益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秀水間居錄曰李綱字伯紀閩人蔡京之子攸黨也宣和末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未幾貶黜或謂主用兵建炎初首拜輔相再閱月繆戾乖刺

大拂衆心亟黜之以黃潛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張浚潛
善所引用力攻綱至貶海南軍車駕南渡始駐餘杭有
苗劉二賊之變浚以卒兵赴難自春三月

閏字鄉徑執

鴻樞出使陝蜀甲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
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
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
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謹俾居福州而綱
自南還已寓是州焉先綱百計求復用富于財交結

中外罔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居傾心結納浚自云
深悔前日之言相與驩甚紹興四年冬劉齊與金合兵
攻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常失身于偽楚初無薦者
而浚獨薦於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
機召命下綱贐行百餘匱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既
托之浚至即日進綱疏且降詔獎諭明年兵退鼎左相
浚右相并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觀綱見上盡
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

不納延留浹旬賜廄馬金帶飲餚而已綱既去殊快快
浚以報之未至也擢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列于
朝又以所屬陳公輔為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
之變乃公輔為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
浚又思有以安之謬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為金紫
光祿大夫是時虔告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七年鼎
浚爭權浚自謂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
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會稽逐大將劉光世以呂祉

代帥其軍屯於合肥招荆襄帥岳飛過失以張宗堯監
其軍謀取內外軍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肥兵亂已執
呂祉入齊傳執紛紜綱意浚必敗即條十五奏浚措畫
之失又貽書于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
而釣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貶薄及
暴橫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
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歟浚蜀人字德遠鼎閩中
人字元鎮八年正月記 又曰李相與張相書月日具

位某再拜致書于張都督特進僕射相公閣下綱建炎
初蒙上擢任宰相自以材力淺短議論迂疎不足以任
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宮祠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
國是時閣下為言事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為趨
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苗劉之變綱遠在嶺乃聞閣下
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
天然後知閣下真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
識也數年前綱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疾適閣下

自樞廷均逸彌節拜辱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從容樽
俎間奉談笑面欵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
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伯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
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折以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
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業非閭下而誰未幾閭下被命
來還廟廊綱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于此獲窺廟
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切深嘆仰然自今春閏
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

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任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規
模爽于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
以近日淮西敗將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
而北去將佐遇害甚衆閭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
如呂祉者被執以往剗威辱國中外震驚于誰責而可
乎綱輒不自揆激于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未審深
可痛惜乃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于寃旒之
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為出言納忠發不

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為出言侵官汲黯
之憲又復妄發知與不知是分曲直今日國家危急存
亡之秋為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其可緘
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上閤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
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怒而不
責怨而不問去春綱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浚自富平
敗始諫軍事嗚呼雖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于鄧禹馮
異何以加此閣下所宜益務持重諮詢良策圖不世之

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過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
措置失當坐失二十萬人使敵得以增其氣焰此豈小
失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為罪天下謂何閭下材識高遠
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意外者愚謂所
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人于此力
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
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閭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
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疎逆

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
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斷削尚于衆工而成功收于
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時平猶如此而况艱難之際
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牙爪攻戰則有
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有王魏善戰則有英衛持
衆効之若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李林甫盧杞挺亂
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綱願閣下為房杜之亞以穆
天祚不顧閣下為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

幾可為也老子曰非此其無私助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為子孫計而其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為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為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蒂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保守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為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昌之徒其所為有甚于宣和之末然尚可恕者禍作而未之大也建炎之初承

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蠹國欺君又甚于恪昌
輩今其身其家又復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
利誘于前而禍患藏于隱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不寧
強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為災財物殫竭而閣下
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
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唯
其是之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福也語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閣下誠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
安而生靈蒙休閣下永膺多福而綱將歸山林亦有奠
枕之安閣下不知其為非而無改之意豈惟宗社危而
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而待之而綱雖欲退休亦莫
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荷遇之
深敢忘忠告以朋友責善之義乎綱愚直私憂過計其
言激切閣下亮而恕之非綱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
以奏疏副本敢塵鈞覽惶恐無地不宣二月劉錡為

東京副留守李顯忠南京副留守孟庾為東京副留守
仇愈僧稱皇姪勘實決實配瓊州牢城 遺史曰先

單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
小兒曰遇僧以棗傳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于碭山見
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不以為然稍長令學雕花
板有京師販豬人張四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遇僧
心暗喜每有影戲唱詞私記其宮禁中殿閣下龍鳳之
語會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宋宗室令發遣行在遇僧乃

自謂是少帝第二子以告于從從不敢語遂告於縣知
縣請監酒石某問之石某乃石駙馬之親弟也既見而
問之遇僧言少帝之第二子親坐翁翁懷中翁翁腋下
有黑龐子常以手撻之又畧言宮禁中問其流落在人
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院子張全夫妻背其出城以奔至
下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妻遇劉統領
尚在即尋訪而質之遇僧先謂劉統領曰我乃真少帝
之子公之言當與我一同如或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

過事告于朝廷劉統領懼之且謂經大赦有不實猶引
赦遂盡如遇僧言縣乃信之聞單州葉夏卿遂津遣赴
行在單徐間諸邑富人隨而來三二十人有朱良翰朱
邦翰者屢投賤啟皆稱殿下隨行為先生又有劉遇者
為平日狎客相戲亦隨行至泗州有司法叅軍孫守信
者見而疑其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有可
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門戶若從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
莫若厚供而館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

然其言具事奏聞送門司及閭門諸處勘當淵聖皇帝
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令委清疆官就
泗州取勘到泗州對移守信為司理參軍委守信勘之
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宣言皇姪在獄言遇夜獄屋
上有火赤色氣市人送飲饌入獄中一人饑飫仍有餘
及獄中視看之守信見之情惶惑戒推司不得用綑拷
恐致生事當以致推之後追到劉婆為證獄方具旨決
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筆針筆人執筆不敢下手既

而刺字既細小杖直李浚執杖不敢決既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為趙麻鬍院虞侯輩俊王俊送至徐之自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為趙麻鬍經行有火光之異遇僧經過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二十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駕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為真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表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朱一政

欽定四庫全書

朝北盟會編卷二百

宋徐夢莘撰

文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三月盡六月己酉

三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
張中孚及其弟中彥來朝張中孚中彥自陝西來赴行
往也郭奕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行遍

教我如何做列傳人皆道之 禮部侍郎蘇符使金國至京師而還

四月徽猷閣直學士環慶等路經畧使趙賓來朝

十七日辛酉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張中彥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趙彬為兵部侍郎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楊政知興元府田晟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范綜為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王彥權

主管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王彥字才淑潞州人
好奢喜佞矯僞不情 劉綱為應天府路兵馬副總兵
劉綱字公舉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 劉綱知宿州先
是劉綱除南京總管道由泗州闕伯路間泗州司法參軍孫
守信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綱之鄉郡綱在
南京可與泗州為斥堠且他日綱必知泗州請用平日
待發運使之禮伯路然之往龜山迓綱與伯路語綱語
辨博伯路大奇之綱往招信息憤有報綱知宿州至靈

壁會金人敗盟再入京師綱遂回招信

五月李綱贈少師謚忠定謚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灾斤為奸黨而抗直之聲震天下矣及幹里雅布來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語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敵已退怯然其請留割三鎮詔書擊金人之歸而敵兵必防其再至為同列阻之不果為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夷先是河北河東路堅守者綱建議遣張所傅亮往援之乞幸襄

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雩通問二聖而無
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
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需則兩
河不遂陷而敵不敢鼓行入內地矣而仇恥固可報也
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
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
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夫相之不
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願

望附託而然哉善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鳴乎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耳乞和金人而平中國耳以避走乞和金國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公為畧而疎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敵持祿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以身徇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

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
則公之負謗于時固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
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于久而後定論是
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
以大異于前日也何歟孔子嘗論管仲之相桓公而稱
之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
豈有媿于孔子之所稱也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
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識

庚辰詔置敷文閣官屬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致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號施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星麗天垂光貴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褒集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為名祇適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為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金人敗盟烏珠率李成孔彥舟酈

瓊趙榮入豫金以還我三京河南地為非便因大悔悟遂定議背盟復侵三京河南以烏珠為帥提兵渡河先是兵部侍郎張燉詣永安朝陵回奏言敵情反覆難信乞謹備仍乞陝西早命大帥宰相秦檜不主其說俄除燉知成都府燉又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舍舟遵陸臣請取道京洛由闕陝以往因觀形勢利便宜得與宣撫使議事上嘉而從之燉入潼闕已聞金人有敗盟之意迨至長安諜者絡繹來言敵還至已渡

渭河矣蜀口舊戍兵自講和之後悉以分戍陝右燾遽行見宣撫胡世將具言蜀口關隘不可無備世將問備禦之策燾曰和尚原一帶在蜀最為要害自原以南入川路口散漫不一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保蜀之策莫急于此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分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試為籌之燾遂為草奏事勢危迫之時乞速降旨揮盡陝右所分戍兵還蜀口又請乞賜料外錢五百萬貫以備緩急朝廷

皆從之故得以保全蜀卒以無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圍京師留守孟庾叛降于金人金人
背盟留守孟庾倉皇不能自處統制王滋願以兵護庾
奪門而走還行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師叛
附于金庾當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其節人皆
恥之先是劉豫僭偽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
議豫大喜行其策而果獲利濟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
惟尚科舉至宣和靖康間設科者進士及第之人也我

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與出身乃以臻為秉義郎充閣門祇候官及金人之交還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見秦檜檜杖衣不禮焉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承者蓋由任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啣之而退後復歸中原及金人背盟復據京師尋訪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臻而棄之鄙其不因進士舉耶乃用為陝西轉運判官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初金人再有復取河南之意河外豪傑密以報河南府兵馬鈴轄李興興告留守

李利用總管孫暉曰雒陽實居衝要重地西連關隘東接
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國家陵寢
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與興招集忠義欲密為防禦
計不數日得萬人暉大驚而懼之欲以非其罪害興會
報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報即望風潛遁興初聽翟
興節制屯於商州劉豫得襄漢其勢漸盛乃附于劉豫
令興為鄜延路兵馬鈐轄後改為河南路兵馬鈐轄國
家得三京命興為河南府兵馬鈐轄特換授武義大夫

兼閣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路總管孫暉棄河南府金人陷河南府金人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將薄城下鈐轄李興領七騎逆擊之金人罔測遂退卻于是總管孫暉得南奔而去興自天津橋轉戰至鼎門已侵夜矣額被重傷昏仆于地半日復蘇省記舊路復走外邑聚兵是時金人已入城以李成為偽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

十四日丁亥金人圍應天府南京留守路允迪出見大

金人完顏衷為衷執之而去初金人以完顏衷為三路
都統知歸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書已到衷以輜重先
發行最後衷出門即日鈞橋更不放人回極為肅靜歸
德府者南京應天府也衷在南京久甚得人心無秋毫
之犯至是金人渝盟衷以兵數千至宋玉臺使人傳語
民故吏與寄居官州縣學生告以不殺不擾之意請路
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坐于聽事官吏軍民迫之不
動允迪曰允迪有死報朝廷耳然允迪乃應天府人衆

以保全鄉郡為辭請之終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見袁于宋玉臺允迪為主袁為客衆人又請允迪過蓋不得已又從之袁復過一盞即執送允迪于烏珠袁遂鼓吹入城秋毫不擾或聞允迪在京師七日不食死惜乎不死于應天府城中也

十八日辛卯李寶敗金人于渤海廟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為潑李三京師陷偽地金以為濮州知州寶聚三十餘人謀殺知府歸南不捷脫

身走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徃行在朝廷以方
議和不用寶欲送于韓世忠軍中寶不願會岳飛來朝
寶以鄉曲之故徃見飛願歸飛令寶同歸郢州以為軍
謀猶未見寶怏怏時思鄉中忠義之人遂有歸北心乃
結連四十餘人各持一大枚約日就江下奪船以枚為
櫂濟渡前期敗露盡捉獲之唯寶言乃寶之罪衆皆不
預飛奇之送繫獄拘繫三十九日有北報金人將擾邊
出寶于獄問北方事寶言願歸京東會合忠義人立功

飛承局李成贈銀一錠令越偽界得忠義人發遣八百
餘人走飛軍飛壯其志遂給付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
人充河北路統領忠義軍馬依舊黃河駐劄併付空頭
文牒令以次補官時紹興九年也十年金人敗盟是時
寶在河上滑州境內梁興在太行山寶約興與同舉事
興探得金人兵重不從金人渡沙店圍京師留守孟庾
投拜既而知興仁府李師雄亦投拜寶方在龔山西山
上具聞其詳乃率衆沿河掠舟順流而下漸至興仁府

是時烏珠欲南侵而慮寶在河上遂復回至荆岡人馬
困乏皆熟寢寶探聞荆岡之東二十里渤海廟下有金
人尤不整亦熟寢乃與其次孫定王靖約夜半襲殺之
遂分兩路各率衆乘舟分上下水而進寶與曹洋作一
路之渤海廟見金人馬果困乏熟寢不覺乃次第以刀
斧擊殺數百人定與靖亦至併殺之金人漸有覺而起
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馬皆走走墮寸金淖下死者無數
然遺馬甚多崎高船低馬不能下寶令殺馬載之以行

為糧食由是一馬活斫為四五斷自岸推下盡載而去
蓋五月之辛卯也質明金人以精騎來援已無及積屍
而焚之烏珠聚河南河北兵捉寶不獲守之半月餘乃
南侵順昌有樞密院准備差使兵延世者先差在興仁
府劄探以金人復取河南方圖南歸備聞寶等在荆岡
擊殺金人事延世漸隱居覓路歸朝具言寶之克捷事
故朝廷知寶在河上擊殺金人恨未能得寶而用也
二十日勞已知亳州王彥充叛降金人 金人敗盟報

到行在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檜親戚鄭億年自偽境還
朝億年嘗事劉豫為偽叅知政事既到朝廷言和好可
久願以百口保之至是方一年已敗盟報到行在羣臣
皆愀然憂之工部尚書廖剛至都堂會億年在坐剛責
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盟有何面目尚在朝
廷億年氣塞檜不喜謂剛亦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
當如是耶頗啞之工部尚書廖剛罷廖剛字用中南
劍州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初累官給事中有言其不

孝之罪而罷之十年復用為工部尚書秦檜啣其在都
堂譏斥鄭億年令臺諫論其罪而罷去

二十五日戊戌詔論諸路大將各竭忠力以圖大事詔
曰昨者金人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為人
子者當伸孝悌之誠為民父母者當興援救之思是以
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
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
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為詭計方接使人

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痛傷
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大計以慰遐邇
不怠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金人敗盟報到行在
乃降是詔 賞格曰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
珠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為亂階將帥軍民有能
擒殺烏珠者見任節度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度使
以上授以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者仍除宣撫使餘人
仍賜銀絹五萬疋兩田一千頃第一區 詔激勵中原

忠義之士詔曰金人侵擾中原兵革不息已踰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再起兵端南北雲擾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者或生擒來獻者并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付軍所有金帛併留賞給戰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靳上聞烏珠再稱兵故有是詔 紿事中兼侍讀馮穀罷金人敗

盟檝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下公諒于用兵宜早召
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
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
諸軍耳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
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僧圓淨者寓居于王繼
先後圃禪學甚高馮檝嘗經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
欲見之檝不交一言先方憑恃恩寵勢焰薰灼遂大慚
逐其僧而譖之 劉綱知宿州劉綱知宿州以金人敗

盟不能行遂知泗州仍經畫宿州 刘锜軍于順昌府
劉錡除東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馬行乃以舟船乘老小
輜重而軍馬出陸方至順昌府承朝旨令分其兵將屯
沿京州縣未及而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遁還言金人
敗盟事時舟船已入潁河遂急趨順昌錡會諸將統制
共議去留或以謂去則遇金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
若堅守城徐為之計知順昌府陳規亦贊守城之策遂

留順昌

二十六日己亥劉錡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
戰于順昌府敗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吳璘將劉海曹清敗金人于鳳翔府石
壁寨

六月劉光世加太保為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李顯忠
李貴步諒之軍皆隸之初劉光世罷軍政也王德以本
部軍馬隸江淮宣撫使張浚浚以德之衆皆挫鋒百戰
之餘其猛鷙為諸將之冠乃名為銳威勝德軍德為統

制及光世為招撫使也復請德隸其軍德堅不從故浚
益重之光世辟江西路副總管劉紹先為中軍統制置
河池州 韓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英
國公張浚加少師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岳
飛加少保兼河南諸路招討使 張浚軍廬州 劉錡
加昌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及金
人戰于李村敗之

六日己酉金人攻鳳翔府扶風縣吳璘軍統制李永琪

楊從儀尚起敗金人於扶風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